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樊川集卷一至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孔繼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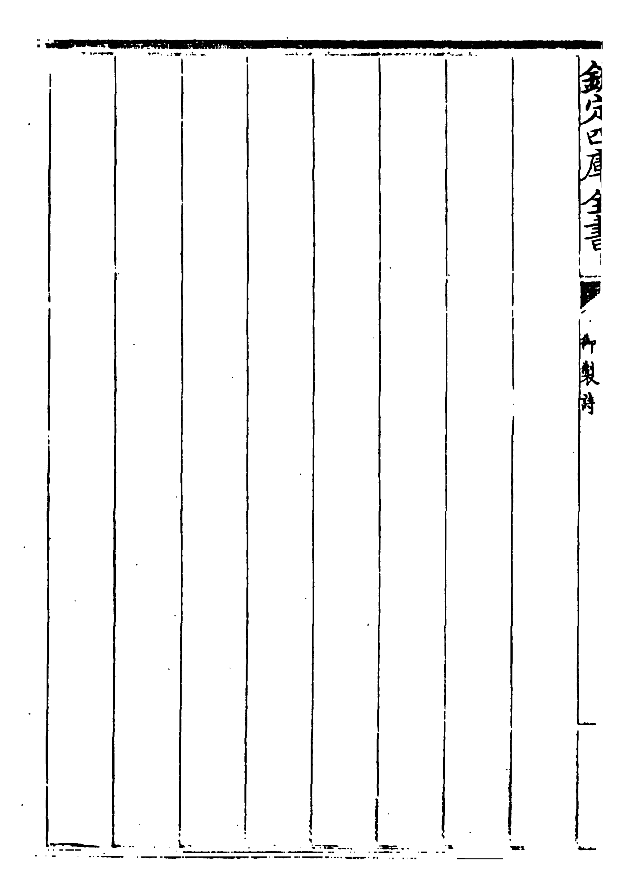
御製讀杜牧集

茂學本工文清辭每出羣雖稱有奇節未覺副高聞錦字常懸壁朱樓喜夢雲（二語黠竄牧之句）所輸老杜者一飯不忘君

乾隆戊子仲夏

右謹依

御製詩三集恭錄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二

樊川文集　　別集類一唐

提要

臣等謹案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唐杜牧撰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人太和二年登進士第官至中書舍人事蹟附載新唐書杜佑傳内是集爲其甥裴延翰所編唐藝文志作二十卷晁氏讀書志又載外集一

卷王士禎居易錄謂舊藏杜集止二十卷後見宋版本雕刻甚精而多數卷考劉克莊後村書話云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八九皆許渾詩杜牧仕宦不至南海而別集乃有南海府罷之作則宋本外集之外又有續別集三卷故士禎云然也此本僅附外集別集各一卷有裴延翰序又有宋熙寧六年田槩序較克莊所見別集尚少二卷而南海府罷之作

不收馬則又經後人删定非克莊所見本矣范攄雲溪友議曰先是李林宗杜牧言元白詩體舛雜而為清苦者見嗤因兹有恨牧又著論言近有元白者喜為淫言媟語鼓扇浮囂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後村詩話因謂牧風情不淺如杜秋娘張好好諸詩杜集秋詩非艷體克莊此語殊誤青樓薄倖之句街吏平安之報未知去元白幾何比之以燕伐燕其說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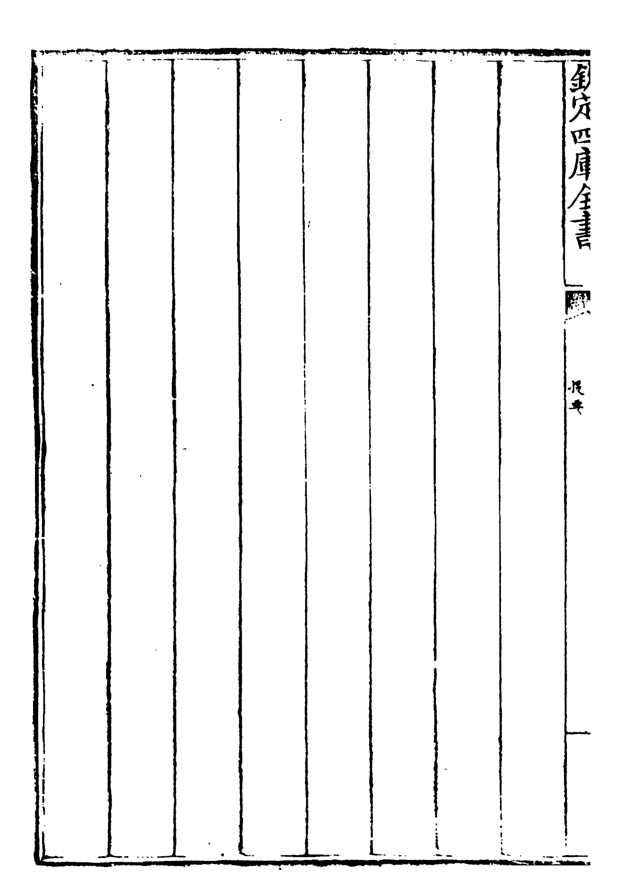
是新唐書亦引以論居易然考牧集無此論惟平盧軍節度使官李戡墓誌述戡之言曰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于民間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　後代知有發憤者因集國朝以来類于古詩得若干首編為三卷目為唐集為

序以導其志云云然則此論乃戡之說非牧之說或牧嘗有是語及為戡誌墓乃借以發之故摅以為牧之言歟平心而論牧詩冶蕩甚于元白其風骨則實出元白上其古文縱橫奥衍多切經世之務罪言一篇宋祁作新唐書藩鎮傳論實全録之費衮梁谿漫志載歐陽修使子棐讀新唐書列傳卧而聽之至藩鎮傳叙嘆曰若皆如此傳筆力亦不可及

識曲聽真殆非偶爾即以散體而論亦遠勝元白觀其集中有讀韓杜集詩又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曰經書刮根本史書閱興亡高摘屈宋濃濃薫班馬香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近者四君子與古爭强梁則牧於文章具有本末宜其薄視長慶體矣乾隆四十三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樊川集原序

長安南下杜樊鄉酈善長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公之别墅在焉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吳興俸錢創治其墅出中書直亟召昵密往遊其地一旦談啁酒酣顧延翰曰司馬遷云自古富貴其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我適稚走於此得官受俸再治完具俄及老為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貴要有數百首文章異日爾為我序號樊川集如此顧樊川一

禽魚一草木無恨矣庶千百年未隨此磨滅矣明年冬
遷中書舍人始少得恙盡搜文章閲千百紙擲焚之纔
屬留者十二三延翰自撮髮讀書學文率承導誘伏念
始初出仕入朝三直太史筆比四出守其間餘二十年
凡有撰制大手短章塗藁醉墨碩夥纖屑雖適僻阻不
遠數千里必獲寫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蓄者甲乙籤目
比校焚外十多七八得詩賦傳録論辯碑誌序記書啓
表制離為二十編合為四百五十首題曰樊川文集嗚

呼雖當一時戲感之言孰見魄兆而果驗白耶嘻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忠敬隨之是為理具與運高下探採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遷相如揚雄劉向班固為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懟雖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霑洽時論相如子雲瑰麗詭變諷多要寡漫羨無歸不見治亂賈馬劉班乘時君之善否直谿已臆奮然以拯世扶物為任纂緒造端必不空言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無不

包馬竊覯仲舅之文高騁負厲旁紹曲摭潔簡渾圓勁
出横貫滌濯滓窾支立欹倚呵摩皸瘃如火煦焉爬梳
痛痒如水洗焉其抉剔挫偃敢斷果行若誓牧野前無
有敵其正視嚴聽前衡後鑾如整冠裳祇謁宗廟其聒
蟄爆聾發不慄若大呂勁鳴洪鐘横撞撐裂噎喑戛切
韶濩其砭熨嫉害堤障初終若濡槁於未焚膏癰於未
穿栽培教化翻正治亂變醨養瘠堯醲舜薰斯有意趨
賈馬劉班之藩牆者邪其文有罪言者原十六衛者戰

守二論者與時宰論用兵論江賊二書者上獵秦漢魏晉南北二朝逮貞觀至長慶數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當否皆能採取前事凡人未嘗經度者若繩裁刀解粉畫線織布在眼見耳聞哉其諷往事則阿房宮賦刺當代則感懷詩有國欲亡則得一賢人決遂不亡則張保臯傳尚古兵柄本出儒術不專任武力者則注孫子而為其序褒勸賢傑表揭職業則贈莊淑大長公主及故丞相奇章公汝南公墓誌標白歴代取士得才率由公

族子弟為多則與高大夫書諫諍之體非訐醜惡與主鬬激則論諫書若一縣宰因行德教不施刑罰能舉古風則謝守黃州表一存一亡適見交分則祭李處州文訓勵官業告東君命擬古典謨以寓誅賞則司帝之誥其餘述喻讚誡興諷愁傷易格異狀機鍵雜發雖綿遠窮幽醲腴魁礨筆酣句健窕眇碎細包詩人之軌憲整揚馬之衙陣聳曹劉之骨氣掇顏謝之物色然未始不撥斸治本緪幅道義鉤索於經史觝禦於理化也故文

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何從而興乎嘻所謂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果於是以卜盛時理具踔三代而隂萬古若躋太華臨溟渤但覲乎積高而沓深不知其磅礴澶漫所為逺大者也近代或序其文非有名與位則文學宗老小子既就其集寐寤思慮顛倒反覆不翅音試逾年尚墜承顧付與之言雖晦顯兩不相解在他人無知狀者然以高有天幽有神隂有宰物者可自抱誣以甘罰殛邪故揔條目强自作序至

于裁判風雅宰制典刑標翌時濟物之才編志業名位之實則恭俟叔父中書公于前序將仕郎守京兆府藍田縣尉充集賢殿校理裴延翰撰

樊川集卷一

唐 杜牧 撰

阿房宮賦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鬬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矗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

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凄凄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緑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摽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鐺

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嗟乎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

非天下也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望故園賦

余固秦人兮故園秦地念歸途之幾里訴余心之未歸兮雖繫日而安至既操心之大謬欲當時之奏技技固薄兮豈易售矧將來之歲幾人固有尚殊金印節人固

有為背憎面悅擊短扶長曲邀橫結吐片言兮千口莫窮觸一機而百闗俱發嗟小人之顚蒙兮尚何念於逸越余之思歸兮走杜陵之西道巖曲天深地平木老隴雲秦樹風高霜早周臺漢園斜陽暮草寂寥四望蜀峯聯嶂蔥蘢氣佳蟠聯地壯繚粉黛於綺城矗未央於天上月出東山呰扉向闗長煙苒惹寒水汪灣遠林雞犬兮樵夫夕還織有桑兮耕有土昆令季强兮鄉黨附悵余心兮捨茲而何去憂豈無念念至謂何憤慍悽悄顧

我則多萬世在上兮百世居後中有一生兮孰為壽夭生既不足以紉佩兮顧他務之纎小賦言歸兮余之忘世徒為兮紛擾

晚晴賦并序

秋日晚晴樊川子目于郊園見大者小者有狀類者故書賦云

雨晴秋容新沐兮忻遶園而細履面平池之清空兮紫閣青橫遠來照水如高堂之上見羅幕兮垂乎鏡裏木

勢黨伍兮行者如迎偃者如醉高者如達伍者如跂松數十株切切交風如冠劒大臣國有急難庭立而議竹林外裹兮十萬丈夫甲刃摐摐七恭切𥧌陣而環侍豈負軍令之不敢囂兮何意氣之嚴毅復引舟于深灣忽八九之紅芰姹然如婦斂然如女墮蕋黦於勿切顏似見放棄白鷺潛來兮邈風標之公子窺此美人兮如慕悅其容嫿雜花參差於岸側兮絳緑黄紫格頑色賤兮或妾或婢間草甚多叢者束兮靡者杳兮仰風獵日如立如

笑兮千千萬萬之容兮不可得而狀也若予者則謂何如倒冠落珮兮與世闊踈敖敖休休兮真徇其愚而隱居者乎

樊川集卷一

樊川集卷二

唐 杜牧 撰

罪言

國家大事牧不當言言之實一作實言之有罪故作罪言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胤於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野一無野字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沉鷙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巳下胤浮羨淫工

機纖雜意態百出俗益蕩蕩一作畢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甲天下冀州以其恃强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强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故聖人因其風俗以為之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阪泉在今嬀川縣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周劣齊霸不一世晉文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

國秦末韓信聮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
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
胡作至宋武號為英雄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
天下有八然不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于高齊荒蕩
宇文取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
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王宋為
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為王霸者不得不可
為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安國家天寳末燕盜徐

起出入成皋函潼閒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修障戌塞其街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瀕迴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閒不戰生人日頓委四夷日猖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將取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

罔不順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
生人未至於帖泰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何其
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理若欲悉使生
人無事其要在於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
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
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鄧
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資不
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無可奈

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一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能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敵為寇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

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黎陽新鄉並屬衛州）陴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臯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今者願以近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頡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田弘正來降）昨日

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史憲誠來降）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田布死）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李聽反）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敺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敺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敵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

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沉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指示順向詆侵族𤔔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圖急食盡餤屍以戰以此為俗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郝尚書趙復振下博敗杜叔良趙復振館陶敗李聽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總一百

二十八員署宇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戎（一作武）臣（褒公鄂公之徒並為諸衛將軍）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里為冦土數千百萬人為冦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為將軍綬

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凡有四十萬人）三時耕稼襏（芳味切）襫（音釋）耞（音加）耒一時治武騎劍兵矢裨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師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捽豈暇異畧雖有蚩尤為師帥

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五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䇿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剷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繚絡萬里事五强冠奚契丹吐蕃雲南石國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去聲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燃七聖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

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韓鯨七國近者祿山僕固是也居內則篡卓莽曹馬已下是也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諭古今已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為甚人罷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益多賂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識父母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强傑愎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

已力壹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去聲巧狡者亦能家筭口歛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别館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戞割生人略匝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湧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竊衰薄教化恩澤壅抑不下召來災沴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摠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

蠹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戰論并序

兵非脆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

壘嵒音巖嶭五結切相貫高山大河盤亙交鍱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産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鋭卒利刀良弓健馬無有也卒族忽反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六郡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横

拱不為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卭洛經數千里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邊騎雲屯吐蕃回紇逼于帝京周秦單師不能排闢於是盡劃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戍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徼徭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脩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為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

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為家治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刓弱而未嘗為之簡帖整飭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敺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為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羸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科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

已崇爵命極矣田宫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捜奇外死勤於戎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剌邦而去迴視刀鋸氣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迭來揮之至如堂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恍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

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寛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發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非偶而已

守論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刼戮二千石國家不議誅乃束兵自守反脩大歷貞元故事而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橫（去聲）終倡患禍故作守論焉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鈇鉞鈍舍弘混貸煦育逆孽殆為故常而執事大人曽不歷筭周思以為宿謀方且嵬岸抑揚自以為廣大繁昌莫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為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

所而自河已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為寇伺吾人之顛頷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弟弟相付以為後世子孫背脅疽根此復何也令之議者咸曰夫倔强之徒吾以良將勁兵以為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歷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歷貞元

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録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胥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强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而賦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西畧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倡梁

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傾軒罥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歴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歴貞元

守邪之術永戒之哉

論相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季後為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為帝者後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為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一旦以一

女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邪為禍邪一男子為楊氏之禍邪為福邪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為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為況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為大儒矣

樊川集卷二

樊川集卷三

唐 杜牧 撰

燕將録

譚忠者絳人也祖瑶天寳末令内黄死燕寇忠豪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山名契丹路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黄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計為之柰何其徒有超佐任而言

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李安大呼曰壯矣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忠其時為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李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筭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禁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兵練精畢力再舉

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陴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為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

乎趙人脘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李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縣名屬冀州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令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為予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挂胡憂而得專心

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觧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内實忌之外絶趙内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且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於天子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

正使潞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唯君孰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束鹿（二縣屬深州）殺萬人暴卒于師濟子緫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德州管平原安陵長河棣州管厭次商河陽信脩平昌將陵蒲臺渤海）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緫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

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掛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泚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為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棧道劒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軍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鼎立相視可為强矣然從史繞壍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

轞車李安死墳杵未收家為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族忽反)如搏鷄一可枝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墻泰山塹大河精甲數億鈐劒其阸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潭趙(地名鄲西六十里)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益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徘徊顫(王田切)玩之臣顏澁不展縮

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叟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世豈能怗怗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拜且泣曰自數人來未聞先生之言今者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于趙忠護總喪來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于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春其遇於馮翊屬縣北徼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

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張保臯鄭年傳

新羅人張保臯鄭年者自其國來徐州為軍中小將保臯年三十年少十歲兄呼保臯俱善鬬戰騎而揮槍其本國與徐州無有能敵者年復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臯差不及年保臯以齒年以藝常齟齬不相下後保臯歸新羅謁其王曰遍中國以新羅人為奴婢願得鎮清海新羅海路之要使賊不敢掠人西去其王

與萬人如其請自大和後海上無鬻新羅人者保臯既
貴於其國年錯寞去職饑寒在泗之漣水縣一日言於
漣水戍將馮元規曰年欲東歸乞食於張保臯元規曰
爾與保臯所挾何如奈何去取死其手年曰饑寒死不
如兵死快況死故鄉邪年遂去至謁保臯保臯飲之極
歡飲未卒其國使至大臣殺其主國亂無主保臯遂分
兵五千人與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其國
誅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徵保臯為相以年代保臯天實

安禄山作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禄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後旬日復詔李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出趙魏當思順時汾陽臨淮俱為牙門都將將萬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詔至分汾陽兵東討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悉召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約束及别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

盜實二公之力知其心不叛知其材可任然後心不疑
兵可分平生積忿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知其材益難
也此保臯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投保臯必曰彼貴我賤
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殺我保臯果不殺此亦人之常
情也臨淮分兵詔至請死於汾陽此亦人之常情也保
臯任年事出於己年且寒饑易為感動汾陽臨淮平生
抗立臨淮之命出於天子摧於保臯汾陽為優此乃聖
賢遲疑成敗之際也彼無他也仁義之心與雜情並植

雜情勝則仁義滅仁義勝則雜情銷彼二人仁義之心既勝復資之以明故卒成功世稱周召為百代人師周公擁孺子而召公疑之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召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雖召公尚爾況其下哉語曰國有一人其國不亡夫亡國非無人也其未亡時賢人不用苟能用之一人足矣

實烈女傳

烈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為汴州户曹掾桂娘美顔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叙齒因徐説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嘗間曰

為賊先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為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希烈僭故曰臣須自為計以朱染帛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怪樂曲雜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譟於牙門請見希烈

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偽號一如李納時正已死納代為帥先奇曰爾父勃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屍於市後兩月吴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請試論之希烈負桂娘者但刼之耳希烈僭而桂娘妃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也此誠知所去所就逆順重輕之理明也能得希烈權也姤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禄位者當希烈叛與之上下者衆矣豈才力不足邪益義理茍至雖一

女子可以有成太和元年予客遊涔陽路出荆州松滋縣攝令王淇為某言桂娘事淇年十一歲能念五經舉童子及第時年七十五尚可日記千言當建中亂希烈與李納田悦朱泚朱滔等僭詔書檄爭戰勝敗地名人名悉能記之聽說如一二日前言實良出於王氏實淇之堂姑子也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天不生夫子於春秋後世當何如曰不春秋如也荀卿

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為强曰彼仁義蝨官也可以置之（置之言不用也）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為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已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黄帝鍊丹砂為黄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黄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强齊幾於霸

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强撫四夷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為梁國者以筍脯麪牲為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尊捨身為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為之主陰陽鬼神為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辨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助則其徒不為劣其治不為僻彼四君二臣不為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倘不生夫子

紛紜冥昧百家鬬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為其辭是楊墨駢填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處後世者弑父弑君奚啻倍于春秋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春秋何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唯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為配未若夫子巍然當門用王者禮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至於庶人親北面而師之夫子以德社

稷以功固有次第因引孟子曰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三子言性辯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性惡楊子言人性善惡混曰喜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者情也情出於性也夫七情中愛怒二者生而能自是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乳兒見乳必拏求不得即啼是愛與怒與兒俱生

也夫豈知其五者焉既壯而五者隨而生焉或有或無或厚或薄至於愛怒曾不須臾與乳兒相離而至于壯也君子之性愛怒淡然不出於道中人可以上下者有愛拘於禮有怒懼於法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其情世無禮法亦隨而熾焉至於小人雖有禮法而不能制愛則求之有不得即怒怒則亂故曰愛怒者性之本惡之端與乳兒俱生相隨而至於壯也凡言情性之善者多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朱商均夫舜禹二君子

生人已來如二君子者凡有幾人不可引以為喻丹朱商均為堯舜子夫生於堯舜之世被其化皆為善人況生於其室親為父子蒸不能潤灼不能熱是其惡與堯舜之善等耳天止一日月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為喻人之品類可與上下者衆可與上下之性愛怒居多愛怒者惡之端也荀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荀得多矣

塞廢井文

井廢輒不塞於古無所據今之州府廳事有井廢不塞

居第在堂上有井廢亦不塞或匣而護之或横木以土覆之至有歲久木朽陷人以至於死世俗終不塞之不知何典故而井不可塞井雖列在五祀在都邑中物之小者也若盤庚五遷其都者社稷宗廟尚毁其舊而獨井豈不塞邪古者井田九頃八家環而居之一夫食一頃中一頃樹蔬鑿井而八家共汲之所以籍齊民而重泄地氣以小喻大人身有瘡不醫即死木有瘡久不封即亦死地有千萬瘡於地何如哉古者八家共一井今

家有一井或至大家至于四五井十倍多於古地氣漏泄則所產脆薄人生於地內今之人不若古之人渾剛堅一寧不由地氣泄漏哉易曰改邑不改井此取象言安也非井不可塞也天下每州春秋二時天子許抽當所上賦錫宴其刺史及州吏必廓其地為大宇以張其事黃州當是地有古井不塞故為文投實以土

樊川集卷三

樊川集卷四

唐　杜牧　撰

唐故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

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稱元和中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墀言臣嘗守土江西目覩觀察使常有大功德被于八州殁四十年稚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為理所至人愛所去人思江西之政熟於聽聞乃命首臣統

於衆上丹公功狀聯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詔書授史臣尚書司勲員外郎杜牧曰汝爲丹序而銘之以美大其事牧伏念天寳建中艱難之餘根於河北枝蔓於齊魯梁蔡闒爲章句書生以蜀叛錡爲宗室老以吳叛其地高下其曰跂而欲飛者往往皆是憲宗皇帝高聽召議廣諫益聖仕賢使能考校法度號令未出威光雷霆十有四年擒殛兇狠方行四海罔不率伏當時凡五徵兵解而復合僅八周歲天下晏然不告勞苦實以守土

多循良使而丹居第一周召伯理人於陜西召穆公有
武功於宣王時仲尼採甘棠江漢之詩絃而歌之列于
風雅班固叙漢宣帝中興名臣言治人者亦首述黄霸
龔遂次將相下令上明詔刻丹治效令得與元和功臣
彰中興得人之盛懸於無窮用古道也謹案韋氏自漢
丞相賢已降代有達官寛有大功於後周封鄖國公
鄖公曾孫㓜平為岐州參軍生抱貞為梓州刺史
生政為漢州雒縣丞贈右諫議大夫雒縣生武陽公公

宇文明以明五經登科授校書郎咸陽尉以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佐張獻甫於邠寧府徵為太子舍人遷起居郎檢校吏部員外郎侍御史河陽行軍司馬未行改駕部員外郎會新羅國以喪來告且請立君拜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章服金紫弔册其嗣新羅再以喪告不果行改容州經畧使築州城環十二里因悉城管内十三州教種茶麥多開屯田黄賊畏服詔加大中大夫貞元末拜河南少尹連拜檢校秘書監兼御史中丞鄭滑

行軍司馬皆未至拜右諫議大夫憲宗即位劉闢以蜀叛議者欲行貞元故事請釋不誅公再上疏曰今不誅闢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唯兩京耳此外而誰不為叛因拜劒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時劉闢急攻梓州公至漢中表言攻急守堅不可易帥高崇文客軍遠鬬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遂召拜晉慈隰三州觀察使不半歲元和二年二月拜洪州觀察使洪操章江上控百越為一都會屋居以茅竹為俗人火

之餘烈日久風竹戛自焚小至百家大至盪空霖必江溢燥必火作火水夾攻人無固志傾揺懈怠不為旬月生産計公始至任計口取俸除去冗事取公私錢教人陶瓦伐山取材堆疊億計人能為屋取官材瓦免其半賦徐責其直自載酒食以勉其勞初若艱勤日成月就不二周歲凡為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縣市營廐名為棟宇無不創為派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暴漲闢開廣衢南北七里盪漾汚壅琹堤三尺長十二里堤

成明年江與堤平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益勸桑苧機織廣狹俗所未習教勸成之凡三周年成就生遂手為目覩無不如志公之為政去害興利機決勢去如孫吳乘敵不可當向輔以經術仁輔智誘慈母之心赤子之欲求必得之故人自盡力所指必就子産治鄭未及三年國人尚謗黃霸治潁川前後八年始曰愈治考二古人行事與公相次第不知如何元和五年薨年五十八其銘曰

章武皇帝披攘經營凡十四年五大徵兵人不告病肩於太寧將相是矣豈無循良考第理行誰高武陽武陽所至為人父母於洪之功洞無前古洪始有居水火是苦二者夾攻死無處所曰天所然不嗟不訴武陽始至材乏是聚公錢不足以俸為助能為居守貰貸付與日載酒餚如撫稚乳不督不成誘以美語未二周星創數萬堵幾半重樓如詩翬羽鋼以長堤繚四千步明年水平人始歌舞災久事鉅一日除去濯田萬頃益種桑芋

俗所未有罔不完具寂寥千年誰守茲土大中聖人元和是師圖讚功勞武陽豈遺乃命史臣刻序碑辭寵假武陽為人慰思訓勸守吏勉於為治

唐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牛公墓誌銘 并序

唐佐四帝十九年宰相牛公諱某字某八代祖弘以德行文學相隋氏封奇章郡公贈文安侯文安後四世諱鳳及仕唐為中書門下侍郎脩國史於公為高祖文安

後五世集州刺史贈給事中諱休克於公為曾祖集州生太常博士贈太尉紹太尉生華州鄭縣尉贈太保諱幼聞太保生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文安有隋氏賜田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為學不出一室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公執誼以聰明氣勢急於褒拔如柳宗元劉禹錫輩以文學秀少皆在門下韋公亟命柳劉於樊鄉訪公曰願一得相見公乘驢至門韋公曰是矣東京李元禮為後進師隋奇章公

仁德禄位二者包而有之登進士上第元和四年應賢
良直諫制數强臣不奉法憂天子熾於武功詔下第一
授伊闕尉以直被毁周歲凡十府奏取不下伊闕滿歲
郗公士美以昭義軍書記辟凡三上請詔除河南尉拜
監察御史丁母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
御史遷禮部員外郎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
考功員外郎集賢殿學士庫部郎中知制誥賜五品命
服半歲遷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以贓數萬敗穆

宗得偏辭於中稱直臣寃且言有才宰相言格不用公以具獄奏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公曰彼不才者無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縛束有才者禄山朱泚是才過人而亂天下上因可奏曰善賜章服金紫遷戶部侍郎掌財賦事上益親重欲相之會中書令韓弘男公武謀曰大人守大梁二十年齊蔡誅後始來朝今不以財援中外設有飛一辭者誰與保白公武賫弘書獻公錢千萬公笑曰此何名為公亟持去明年弘公武

繼卒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弘大臣父子併死稚孫將家事走中使至第盡取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弘貨獨朱勾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户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指歷簿徧視旁側曰果然吾不謬知人言訖再拜殿上皆再拜呼萬歲尋以本官平章事明年正位中書侍郎加銀青三品兼集賢大學士監脩國史敬宗即位與武士畋宴無時徵天下道士言長生事公亟諫曰陛下不讀玄元皇帝五千言以清静養

生彼道士皆庸人徒誇欺虛荒豈足師法未一歲請退不許連四月日間以疾辭乃以鄂岳六州建節號武昌軍命公為禮部尚書平章事為節度使公始至問民尤若皆曰城土疎惡歲輸籬竹為苫具奸吏旁緣主為侵取費與稅等歲久前後政欲畫計策訖無所施公即除去冗長用公私錢陶塼成城凡五年乃就明年文宗即位就加吏部尚書明年急徵拜兵部尚書平章事重拜中書侍郎弘文大學士鄭注怨宋丞相申錫造言挾漳

王為大逆狀跡牢密上怒必殺公曰人臣不過宰相令申錫已宰相假使如所謀豈復欲過宰相有他圖乎臣為中丞愛申錫忠良奏為御史申錫心臣敢以死保之上意解由是宋不死太和六年西戎再遣大臣贄寶玉來朝禮倍前時盡罷東鄙守兵用明良附李太尉德裕時殿劍南西川上言維州降令若冠生羌三千人燒十三橋擣戎腹心可洗久恥是韋皐二十年至死恨不能致事下尚書省百官聚議皆如劒南奏公獨曰西戎四

面各萬里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古平涼郡西上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西南遠數千里雖百維州此時安可用棄誠信有利無害匹夫不忍為況天子以誠信見責於夷狄且有大患上曰然遂罷維州議太和六年檢校右僕射平章事淮南節度使經六年至開成二年連上章請休官詔益不許公曰臣惟退罷可以行心夏五月以兵付監軍使拜疏訖就道除檢校司空留守東都明年拜左僕射上恐公不起

詔曰朕比有疾良已思一面敘公不得已至闕下一拜謝閉門不出明年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節度使出都門賜黃𢑱樽龍杓几六品名出周禮詔曰精金古器用此比況君子非無意也襄州七年饒假軍人入賦不一公至據地造籍免貧弱四千萬均入豪强皆曰甘心不出一怨言明年武宗即位就加司徒會昌元年秋七月漢水溢堤入郭自漢陽王張柬之一百五十歲後水為最大李太尉德裕挾維州事曰修利不至罷為太子少

師未幾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明年以檢校官兼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以上黨叛誅死時李太尉專柄五年多逐賢士天下恨怨以公德全畏之言於武宗曰上黨扼左京控山東劉從諫父死擅之十年後來朝加宰相縱去不留之致稹叛竭天下力乃能取此皆公與李公宗閔為宰相時事從諫以太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拜闕下實以其月十九日節度淮南明年正月從諫以宰相東還河南少尹呂述公惡其為人述與李太尉書

言稹破報至公出聲歎恨上見述書復聞前縱從諫去疊二怒不一參校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員外長史天下人為公捘手咤罵公走萬里瘴海上二年恬泰若一無事今天子即位移衡州汝州長史遷太子少保少師凡四年復位大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薨于東都城南別墅年六十九天子惆傷不朝兩日冊贈太尉天下善人執手相弔哭公忠厚仁恕莊重敬慎未嘗以此八者自勉而終身益篤為宰相急於銓品凡名

清官不忍持一資以假非其人以道德諛於天子每指古義為據有言機利克迫必瓴(音力各切)使之摧破三大邦去苛碎條約除大患其輕巧吏欲賊公愛惡布𦀟所為渾然終不能見故所至必大治衣冠单窮出俸錢嫁其子女月與食歲與衣資送其死喪凡數百家李太尉志必殺公後南謫過汝州公厚供具哀其窮為解說海上與中州少異以勉安之不出一言及於前事饑武昌時軍容使仇士良為監軍使公律以禮敬畏甚大合

軍宴拱手至暮一不揺扇葢自儉克平居非公事不出
内屏周三歳語言舉止率有常度仇軍容開成末首議
立武宗權力震天下每言至公必合手加額曰清德可
服人但過怯官財與人無一毫恩分耳不肯引譽不敢
怨毀淡居其中公始自河南薦鄉貢士為郎官考吏部
科目選三開幕府中丞宰相外凡取六十餘人上至將
相次布臺閣皆當時名士每暇日讌語寮吏必言古人
脩身行事旁誘曲指儆警教之不以已所長人所不及

裁量高下以生重輕後進歸之承望聲光得一言許可必自矜重夫人辛氏以公封張掖郡贈僕射祕之長女士林稱為婦師凡三十年前公八年歿五男六女長曰蔚監察御史次曰虆浙南府協律郎皆以文行登進士第不籍公勢次曰奉倩河南府洛陽尉二人皆稚齒長女嫁户部郎中上黨苗愔次女嫁河中節度副使檢校郎中范陽張洙次女嫁河南府士曹集賢校理常山張希復次女嫁前進士鄧叔次女未笄一人始數歲以其

年月日葬少陵南其鄉其里銘曰

道旣訛衰必有以扶厥公之生以隆其洿幽以燭明暎以雨濡以教其徒以佐天子滅絶霸駁如有樞梶摽揭峙倚巍乎二紀臣宗德老鉅傑魁礨孰為忌畏諧去南海不校不辨旋復顯大百行渾圓隣於及年以歸其全

唐故東川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贈

司徒周公墓誌銘

周平王次子烈封汝墳侯秦以汝墳為汝南郡侯之孫

因家焉遂姓周氏自烈十八世至西漢周仁繼烈封侯其後逃西晉亂南去黄崗靈起仕梁為桂州刺史生炅在陳為車騎將軍炅生法明年十二一命為巴州刺史陳滅臣隋為趙之真定令隋亂歸黄崗起兵取蘄安沔黄武德中籍四州地請命授總管安十六州軍事光禄大夫封國於道太宗命虞世南銘書墓碑相國為六代孫曾祖惲汝州梁縣令祖沛左拾遺皇考頲右驍衛兵曹參軍贈禮部侍郎公少孤奉養母夫人以孝聞舉進

士登第始試秘書正字湖南團練巡官母夫人亡哭泣無時里人過公廬曰無驚周孝子後自留守府監察真拜御史集賢殿學士李公宗閔以宰相鎮漢中辟公為殿中侍御史行軍司馬後一年復以殿中書職徵歸時太和末注訓用事夏六月始逐丞相宗閔立朋黨語鉤掛名人凡白日逐朝士三十三輩天下悼懾以目受意附宄者屢以公為言注訓曰如去周殿中恐人益驚竟不敢議注訓取公為起居舍人文宗復二史故事公濡

筆立石螭下丞相退必召語旁側窺帝每數十顧遷考功員外郎帝曰周某不可不見宜兼前官數月以考功掌言謝日帝曰就試翰林公辭讓堅懇帝正色以手三麾之遂兼學士遷職方郎中中書舍人政事細大必被顧問公終身不言事故不傳武宗即位以疾辭出為工部侍郎華州刺史入禁軍二十四内司居華下者籍役等百姓不敢妄出一辭李太尉德裕伺公纖失四年不得知愈治不可蓋抑遷公江西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公

既得入州施展教令申明約束發虔守陳弁贓坐弁以法死吏手膠拳窮鄉遠井如公在旁縛出洞冦劉大朴大朴徒數百人斷撥根脉無有遺失彭蠡東口戍五百人上下千里無一賊跡遷禮部尚書鄭滑節度使老將惎項領不如教約公鞭背降為小卒聲北入魏皆曰周尚書文儒能治百姓仁愛兵士而復敢爾是豈可犯九歲入拜兵部侍郎度支兼户部史曹事積邊糧穀九十萬石今天子即位二年五月以本官平章事後一月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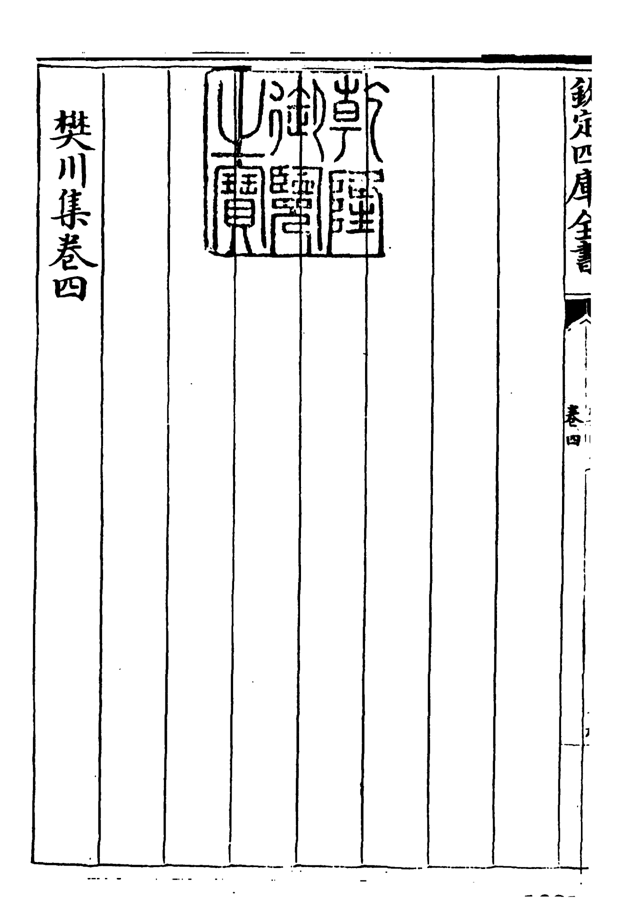
位中書侍郎監脩國史就加刑部尚書因河湟事議不合旨以檢校刑部尚書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明日入謝面加檢校右僕射公自舉進士第非其人不交言旁睨後進鐫心鏤志及為將相近取遠挽悉置于位李太尉德裕㑹昌中以恩換元和朝實録四十篇益美其父吉甫為相事公上言曰人君唯不改史人臣可改乎元和實録皆當時名士目書事實今不信而信德裕後三十年自名父功衆所不知者而書之此若埀後誰信史

竟廢新本并帥王宰劃所部財貨承事貴倖自請來朝聲言我取平章事鎮大梁公上言曰宰破太原取汴州不知天下治所凡幾得如太原汴之大者可飽宰欲乞宰還鎮自補其殘後二日還宰詔下駙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尹公言曰尹坐堂上階下拜二赤縣令屬官將百人悉可笞辱非有德者京兆不可為豈止取吏事讓議竟寢自此非道求進者鼠循自屏及鎮東蜀一歲欲歸閑洛師徵得風恙公曰我今去是以疾去疾愈去非

晚大中五年歲在辛未二月十七日薨于位享年五十九訃至廢朝三日册贈司徒命諫議大夫盧懿弔卹其家公信於朋友公於為官事嫠姊出告返面家事不敢自專同曾祖兄弟入門呵笞奴婢衣服飲食無二等免相位西去送公還者雖武將散秩嘆惜咨嗟曰周相公無私我惜其去豈有私乎夫人義興蔣氏先公某年終生二男一女長曰寛饒崇文校書次曰咸喜京兆參軍皆孝謹有文學女嫁起居舍人薛蒙大中六年歲次壬

申二月十二日歸葬先塋河南府河南縣穀陽鄉立行里銘曰

姬之支封國自爲姓以周爲氏入唐不盛烈後幾世厥生賢孫當唐中興爲唐相臣文思天子跨古爲治提起王道以公為倚㐬音剛蹊隙竅去者鳥駃誰塞誰棘勞公碎指三屏大邦駿壯武事哺撫稚老父母赤子曰將曰相公其愧幾指古為比公其無愧以公遺去聲唐而後公死不錫壽考誰其辯之



樊川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樊川集卷五至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孔繼峯

樊川集卷五

唐　杜牧　撰

唐故岐陽公主墓誌銘

憲宗皇帝即位八年出嫡女册封岐陽公主下嫁于今工部尚書判度支杜公悰始憲宗時宰相權德輿有壻獨孤郁為翰林學士帝愛其材因命宰相曰我嫡女既幷可嫁德輿得壻獨孤我豈不得耶可求其比後丞相吉甫進言曰前所奉詔臣謹搜其人因名我烈祖司徒

岐公曰有孫兒悰年始弱冠有德行文學秀朗嚴整臣
嘗為司徒吏熟其家事官族世婚習尚守治臣一皆忖
度疑悰可以奉詔帝即召尚書見與語大悅受殿中少
監服章金紫以元和八年某月日主下嫁于杜氏上御
正殿禮畢由西朝堂出節幡鼓鐸儀物畢備引就昌化
里賜第上御延喜樓駐止主輪尚書及賓待酒食金帛
奏内樂降嬪御送行賜第堂有四廡繢椽漆櫨丹白其
壁派龍首水為沼主外族因請願以尚父汾陽王大通

里亭沼為主別館當其時隆貴顯榮莫與為比主實憲宗皇帝嫡女穆宗皇帝母妹敬宗皇帝今天子親姑尚父汾陽王子儀外曾孫太皇太后始以正妃事憲宗以太后太皇太后愛養三朝凡四十年德厚慈恕化充六宮主以一女之愛降于杜氏逮事舅姑杜氏大族其他宜為婦禮者不翅數十人主卑委怡順奉上撫下終日惕惕屏息拜起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與尚書合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

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閉門落然不聞人聲尚書讀書考今古治亂主職婦事承奉夫族時歲獻饋吉凶賻助必親自經手池塞館陊闢毬場種樹不數十年搢紳閒雜然稱尚書為賢尚書旋出為澧州刺史主後尚書行郡縣閒主且至殺牛羊犬為數百人供具主至後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闖茸約所至不得肉食驛吏立門外舁飯食以迓不數日閭閭于京師衆譁説以為異事尚書在澧州

三年主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刺史廳屏尚書治澧州考治行為天下第一後為大司徒京兆尹鳳翔節度使朝廷屈指比數以為凡有中外重難非尚書不可主賢益彰雖至宮閫貴號亦加尊敬姑凉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葬主奉養蚤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既而哭泣哀號感動他人尚書後為忠武軍節度使所治許州創為節度府五十年南迫於蔡屋室庳主居無正堂處東支屋恬然六年許軍彊雄且撐劇冦

自始多用武臣治各出巳部曲家人疵政弛法習爲尋常有司用比邊障遠地擲置不問民亦甘心尚書再治之老民相率兩走闕下遮丞相馬叩頭乞留請樹生祠及詔追去攀緣携扶哭於道路尚書治外主治内尚書所至必稱𠟠𠟠爲名公偉人主實有内助焉穆宗以皇太后敬主尤爲親信俯首益畀車服侍使愈自貶抑覲謁温清外口不言他事訖穆宗朝人不以親貴稱當貞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真張孝忠子聨爲

國婿憲宗初寵于嶓來朝以其子配以長女皆挾恩佩勢衆少俠狗馬為事日截馳道縱擊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問戚里相尚不以為窮弱自主降于尚書壁絶外之初怒中笑後皆敬畏累聖亦指示主德以誡警之至于今以主尚書顯重於中外戚里亦皆自檢斂隨短長為善於是舊俗滅不復有尚書自許奉急追詔主有疾小愈強不肯留曰去朝興慶宮縱死於道吾無恨以開成二年十一月某日薨於汝州長橋驛亭年若干上廢

朝三日其年十二月某日主喪至京師比及葬兩宫弔
問相繼於道開成三年某月日上御正殿詔丞相嗣復
攝中書令正衙宣册謚曰莊淑大長公主某年某月日
祔葬于萬年縣洪原鄉少陵原尚書先塋禮也生男二
人長曰輔九年十歲次曰楊十始二歲女二人某於尚
書為從父弟得以實銘銘曰
章武皇帝唐中興主刑于正妃教及嫡女婉婉帝子下
嫁時賢影逐響荅隨順纏綿杜氏大族枝蔓蟬聯上有

舅姑高堂儼然螭綬龜章玉佩金軒養色悅意侍後承前人不我貴我敬我虔始終盡禮大小周旋餘二十年誰興間言貴不召驕富不期侈是此四者倏相首尾自古名士或泥於此孰謂帝子超脫擺棄婦職是勤夫言是指池荒館侈屏外不履淑德柔風天下傾耳宜乎壽考歸女婚子不錫全祉孰提神紀幽不有誌顯筆有史流于千祀

唐故宣州觀察使御史大夫韋公墓誌銘

韋公會昌五年五月頭始生瘡召子壻張復魯曰三稚女得良壻死以是託墓宜以池州刺史杜牧為誌復魯曰公去歲兩瘡生頭今始一尚微何言之深公曰吾年二十九官校書郎時嘗夢涉滻水旣中流有二人若舉符召我者其一人曰墳墓至大萬日始成今未也今萬日矣天巳告我我其可逃乎謝醫不問以某月十四日年五十八薨於位公從父弟某書公功行以公命來命牧牧位哭序且銘之公諱温字弘育韋氏自殷周秦漢

丘明馬遷班固輩爭書其人以光其所為書至後周逍遥公敻出世家貴富中隱身行道當其時及後代論者以蜀嚴鄭谷口不能為比逍遥公五世生潞州上黨尉贈諫議大夫希元上黨生吏部侍郎贈太尉肇吏部生右補闕翰林學士右散騎常侍致仕贈司空綬常侍生公於逍遥公為九代孫年十一以明經取第為太常寺奉禮郎秘書省校書郎選判入等咸陽尉監察御史公曰是官豈奉養所宜耶上疏乞改著作佐郎當貞元中

常侍公事德宗為翰林學士帝深於文學明察人間細微事事有密切多委之歲久憂畏病心帝曰某之心我其盡之以致仕官屏居西一作四郊公早夜侍側温清飲食迎情解意一經心手積二十餘年丁常侍喪哀毀不欲生後相國李公逢吉以相印鎮武昌皆虚上職書卑辭至公門起赴武昌未至府拜監察御史遷左補闕故事文宗皇帝時宰相百吏願條帝功德譔號上獻公獨再疏曰今蜀之東川水溢殺萬家京師雪積五尺老稚

多凍（一作餓）死豈崇虛名報上帝時耶帝乃止遂訖十五年不答尊號事改侍御史尚書吏部考功員外郎當太和九年文宗思拔用德行超出者以新懊（音義亦悚同）天下故公自考功不數月拜諫議大夫召為翰林學士遂欲相之公立銀臺外門下拜送疏入具道先常侍遺誡子孫不令任密職言懇志決因命掌書舍人閣下公復堅讓不半歲轉太常少卿一歲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公復陳先誡以侍讀辭自宰相皆曰帝以一子請教於公

是宜避邪公不聽凡拜送三章帝終不能奪靈武節度使王晏平罷靈武以戰馬四百疋兵器數萬事去罪成貶康州司戶不旬日改撫州司馬仙韶縣官尉遲璋以樂官授光州長史晏平以財賂貴倖璋大有寵於上公皆封詔書上還上比諭之公持益急竟以康州還晏平璋免長史莊恪太子得罪上召東西省御史中丞郎官於内殿悉數莊恪過欲立廢之曰是宜為天子乎羣公低首唯唯公獨進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太子

豈獨過乎上意稍平不數日遷尚書右丞朱衣魚章遷兵部侍郎亟請丞相願為治人官出為陜州防禦使兼御史大夫服章金紫回鶻窺邊劉稹繼以上黨叛東徵天下兵西出禁兵陜當其衝公撫民供事就不兩告苦入為吏部侍郎典二冬選老吏無所責復以御史大夫出為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賦多口衆最於江南公急惡寛窮益自儉苦刑律其俗凡周一歲無所更改自至大治公幼不戲弄冠為老成人解褐得官出羣衆中人不

敢旁發戲嫚及為公卿在朝廷省閤中大臣見公若臨絶壑先忖度語言舉止然後出發其所執持不可者筆一落紙言一出口雖天子宰相知不能奪俛委遂之不以德行尚人人自敬畏不施要結於人人自親慕後進凡持節業自許者獲公一言矜奮刻削益自貴重官卑家貧時主將家事在私閫内高曾兄弟鐫琢教誘嫁娶衣食無有二等疾甚將終悉召親屬賓吏稱先常侍詩句云在室愧屋漏因曰今知没身不負斯誡遂涕下不

禁當夫子世得七十子國小俗儉復有聖人為之師使生於今與公相後先必有能品之者夫人隴西李氏贊善大夫愻之女先公四歲終生四男長璀前國子監四門助教次曰璆前明經次曰瓌次未免未免二字一作尚乳女四人長嫁南陽張復魯復魯得進士第有名於時為試太常寺恊律郎鄂岳觀察支使其下皆稚齒相次銘曰德則至矣位其充乎如其充兮可大厥功以施生人天先告之萬日之期天實為之

唐故處州刺史李君墓誌銘

君諱方玄字景業刑部尚書贈司空貞公長子貞公事憲宗皇帝兄弟受寄四鎮在漢南時戰淮西未利監軍使崔談峻譏言中入為太子賓客後淮西平李光顔移鄭滑陳許無帥帝閑讌獨言曰勁兵三萬誰可付者談峻侍側曰有大臣家不三十口俸錢委庫不取小僮跣足市薪此可乎帝曰誰為者談峻即以貞公言帝即日起貞公為陳許帥其儉德服人如此景業少有文學年

二十四一貢進士舉以上第升名解褐裴晉公奏以秘書省校書郎校集賢殿秘書聰明才敏老成人爭與之交後以恊律郎為江西觀察支使裴誼觀察判官有殺人獄法曹官斷成當死者十二人景業訊覆數日内活十二人宽尚書以上下奏考裴公移宣城授大理評事團練判官後尚書馮公宿自兵部侍郎節鎮東川以監察裏行為觀察判官不一歲御史府取為員御史分察鹽池左藏吏盜隱官錢千萬獄竟遷左補闕遇事必言

不知其他丞相固言以門下侍郎出鎮西蜀奏景業以檢校禮部員外郎參節度軍謀事仍賜緋魚袋徵拜起居郎出為池州刺史始至創造籍簿民被傜役者科品高下鱗次比比一在我手至當役役之其未及者吏不得弄景業嘗嘆曰沈約身年八十手寫簿書蓋為此也使天下知造籍役民民庶少活復定戶稅得與豪猾沉浮者凡七千戶衮入貧弱不加其賦堤州南五里以涉為衢凡裁減蠹民者十餘事城東南隅樹九峯樓見數

十里鑿嶭山北面得洞穴怪石不可名狀刋石於巖下自紀其事凡四年政之利病無不為而去之罷去上道老民攀哭景業季父刑部侍郎建與貞公以德行文學俱高一時時之秀俊半歸李氏門下景業復聰明英鋭儉苦温謹畢與長者遊備知天下之所治嘗慷慨有意於經綸少在諸侯府入為朝官出為刺史早夜勤苦為學不已屈指計量必伸已志雖時之名士亦以此許之罷池廉使韋公温館于宣城會昌五年四月某日卒于

宣城客舍年四十三七代祖遠後周柱國大將軍都督熊陜十六州陽平郡公曾王父珍玉綿州昌明令昌明生雅州别駕贈右僕射僕射生貞公遜先夫人滎陽鄭氏贈本縣太君後夫人范陽盧氏男若干女若干人銘曰

顯莫識其端幽莫見其緒已乎景業何付與之多而奪之何遽夭顔病冉孔子不知其故景業兮杳欲何語嗚呼哀哉

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

亡友邢渙思諱羣牧太和初舉進士第於東都一面渙思私自約曰邢君可友後六年牧於宣州事吏部沈公渙思於京口事王并州為幕府吏二府相去三百里日夕聞渙思伙助并州鉅細合宜後一年牧奉沈公命北度揚州聘丞相牛公往來留京口并州峭重入幕多賢士京口繁要游客所聚易生譏議并州行事有不合理言者不入渙思必能奪之同舍以為智不以為顓并州

以為賢不以為借侵游客賢不肖不能私論議以一司
公事宴懽涣思口未言足未至鈇若不圖牧曰往年私
約邢君可友今真可友也盧丞相商鎮京口涣思復以
大理評事應府命令吏部侍郎孔温業自中書舍人以
重名為御史中丞牧以補闕為閑客孔吏部曰中丞得
以御史為重輕補闕宜以所知相救告以涣思中丞曰
我不素知顧聞其為人牧具以京口所見對後旬日詔
下為監察御史會昌五年涣思由户部員外郎出為處

州時某守黄州歲滿轉池州與京師人事離闊四五年矣聞渙思出大喜曰渙思果不容於會昌中不辱吾御史舉矣渙思罷處州授歙州某自池轉睦歙州相去直西東三百里問來人曰邢君何以為治曰急於束縛點吏冗事弊政不以久遠必務盡根本某曰邢君去縉雲日稚老泣送於路用此術也復問閑日何為曰時飲酒高歌極歡某曰邢君不喜酒今時飲酒且歌是不以用繁慮而不快於守郡也復問曰日食幾何曰嗜䖝肉日

再食其凡三致專書曰本草言是肉能閉血脉弱筋骨
壯風氣嗜之者必病風數月湙思正握管兩手反去背
仆于地竟日乃識人果以風疾廢舟東下次于睦兩扶
相見言澁不能拜語及家事曰為官俸錢事骨肉親友
隨手皆盡葢壯未期病病未期死今病必死未死得至
洛幸矣妻兒不能知矣君進士及第歷官九歷職八始
太子校書郎協律郎大理評事監察御史京兆府司録
殿中侍御史户部員外郎處州刺史歙州刺史職為浙

西團練巡官觀察推官度支巡官再為浙西觀察推官轉支使為戶部員外郎判度支案伐劉稹為制使使鎮魏科軍食賜緋服銀章初副李丞相回再副高尚書銖撫安上黨三面征師太和三年六月八日卒於東都思恭里年五十邢氏周公次子靖淵封為邢侯國滅因以為氏西漢宇為太尉子綏為司空曾孫世宗光武時為驃騎將軍世宗𤣥孫顒因居河間顒當曹魏時參太祖丞相事終於太常邢有河間當陽君實河間人太常後

也後至晉魏已降皆有官禄唐麟臺郎中舉於君為曾祖麟臺生奉天令侍封奉天生緱氏丞至和君即緱氏子兩娶前夫人隴西李氏忠州刺史佐次女今夫人南陽張氏壽州刺史植女四男曰懌惜温郎壽郎用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偃師縣某鄉里葬有月日其孤立使者哭告于柩來京師請銘銘曰

十五知書二十有文三十登進士五十終刺史才能温良并包與之而止於斯七政在天一迴一旋差以毫數

能窮知賢賢者多夭不肖壽考誰為聖魁孔不能究無可奈何付之以命曰其如命何

樊川集卷五